

林子

小学三年级语文课本有一篇课文《美丽的小兴安岭》，描述了小兴安岭一年四季的美丽景色，告诉孩子们小兴安岭是一座美丽的大花园、富饶的大宝库。去年7月中旬，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小兴安岭。

小兴安岭，位于黑龙江以南、松花江以北、嫩江以东、三江平原以西之大片山林地区，由低矮连绵的丘陵地组成，是松花江以北山地丘陵的总称。“兴安”系满语，意为丘陵。大、小兴安岭都属兴安岭山系，小兴安岭相对于大兴安岭而言，位置在大兴安岭东，又称“东兴安岭”。

大、小兴安岭虽然毗邻，却分属两大不同地理单元，呈不规则的八字形分布于东北大地上。大兴安岭东北西南走向，为中国地势第二台阶东缘，也是400毫米降水界线；小兴安岭西北东南走向，位于中国地势第一台阶，降水量500—700毫米。小兴安岭西北部与大兴安岭支脉伊勒呼里山相连，东南抵近松花江畔的张广才岭北端，南北长约450公里，东西宽约210公里。小兴安岭山势不高，海拔一般500—800米，山间多台地、宽谷、低山和丘陵，山势和缓，地势东南高、西北低，最高峰为平顶山。山脉地貌特征差异明显，南坡山势浑圆平缓，水系绵长。北坡陡峭，河流短促。山脉走向错乱，主脊无明显方向，分水岭蜿蜒曲折。西坡河水流入嫩江，东、南坡河水流入松花江，北坡河水直接注入黑龙江，小兴安岭构成了黑龙江、松花江和嫩江的分水岭。

我们从黑河方向进入小兴安岭，纵穿林区，至小兴安岭腹地——伊春。

走进小兴安岭，你会看到山连着山，岭连着岭，莽莽森林，郁郁葱葱，浓荫蔽日。小兴安岭有两个明显特征：一个是湿地面积大，约占林区总面积的10%，主要有河流湿地、湖泊湿地、沼泽湿地、人工湿地等林间湿地，其中沼泽湿地面积最大。林间湿地是鸟和一些水生动物栖息地，是森林中河流湖泊的水源补给地，在保持生物多样性上功能显著；另一个是森林中隐藏着许多千姿百态的奇石怪石。地质研究表明，小兴安岭是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和复杂的地壳变迁演化而来的。历经多次强烈的构造变动，猛烈的火山爆发，大量的岩浆侵入，频繁的海进海退和反复的抬升降过程形成了现今的样子。

纵观小兴安岭，山岭绵延，林海广袤，河流湿地密布，地貌奇形怪状，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片青山绿水和壮美的北国森林风光。

小兴安岭是一块弥足珍贵的生态净土，集森林、湿地、蓝天、碧水于一身，层层山岭，茫茫林海，独具自然神韵和魅力。这里降水充沛，河流密布，降水量500—700毫米，有700多条河流，加上气候温和，休闲旅游潜力巨大。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被誉为天然大氧吧，“空气中的维生素”负氧离子浓度高，实在是养眼、养肺、养心、养性的好地方。

行走在森林中，看到林子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倒木，为什么不清理？陪同的专家告诉我们，森林中超过八成的树木幼苗，是从倒木上繁育起来的，故有倒木是森林的产床之说；倒木又是微生物的栖息地，小树苗成长过程中，所需的大量营养成分，就是靠这些微生物分散提供的；倒木腐烂后，会成为肥料，反哺森林土壤，这就形成了一种物质循环。可以说，一根倒木，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森林中有许多特别的分解者，如昆虫、菌类等只能生在倒木上，倒木有利于生物多样性。所以，一般不提清理森林中的倒木。

走在小兴安岭森林里，很少被蚊虫叮扰。请教了专家才知道，这主要是红松松油散发出的气味，具有驱逐蚊虫的功效。

小兴安岭森林，地处北纬46—49度之间，正处在北半球森林分布最为密集的纬度带。经过亿万年的进化和演替，这里形成了以红松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等多种森林类型植被。这里森林资源丰富，生物种群繁多，并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生态系统。

红松，是一种名贵树种，是小兴安岭的主体树种。它是一种高大乔木，树干通直圆滑，树冠色泽翠绿，层层叠叠，树姿雄伟壮丽。红松属浅层根，主根不深，侧根发育，根的辐射与树冠的直径大体相当。它的松籽颗粒大，饱满，口食性好，加之木质好、耐久性、抗腐蚀、抗蚊虫等特点，是大型建筑和家具的优质材料，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红松需水量大，一棵成熟的红松含水量10—15吨。在天然林内，红松树高25—35米，胸径0.4—0.8米，单株材积可达6立方米，通常寿命在300—400年。

在汤旺河林区，我们有幸遇到一棵树龄650年的红松，依然挺拔笔直、枝叶茂密，堪称“红松之王”。据介绍，这里还有一棵树龄800



小兴安岭红松 林子 摄

年的红松，已成为红松活化石。西伯利亚有句古老的俗语“如果躲在森林中的大树后，谁也找不着。”看来这话同样适用于小兴安岭。

红松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山地，而小兴安岭占比最多，不仅面积大、蓄积量多，且材质好、价值高。此外，还有云杉、冷杉、白桦、水曲柳、黄菠萝等110多种珍贵树种。当然，小兴安岭野生植物有上千种，栖息的野生动物种类丰富，如驼鹿、马鹿、狍、野猪、梅花鹿和东北虎等。

三

森林的功能和作用非常广泛，总体上可归为生态功能和社会经济功能。过去人们更看重它的社会经济作用，今天人们更重视其生态环境功能。当今世界，森林越来越受到世人关注。

目前，我国森林面积居世界第五位，森林蓄积量居世界第六位，人工林保存面积居世界第一位，这意味着我国是世界造林面积最多的国家。据记载，远古时代中国大地森林密布，覆盖率达到60%以上。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和人为因素，森林面积不断减少。近十年，生态文明纳入国家战略，保护森林已成为全社会的自觉和行动，生态建设成就卓著。

小兴安岭气候温和，降水充沛，河网密布，是国家重点林区。林区面积1206万公顷，其中森林面积500多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86.5%，林木蓄积量约4.5亿立方米，其中红松蓄积量4300万立方米，占全国红松总量的一半以上，素有“红松故乡”之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小兴安岭进行了全面开发，先后建立了24个林业局，并在小兴安岭腹地，建立了林业城市——伊春市。

1950年，伊春森林工业管理局成立，开始大规模对原始林开发利用。当时伊春林区森林覆盖率62.6%，森林蓄积量3.93亿立方米。现在森林覆盖率为84.6%，比开发初期增加22个百分点。森林蓄积量2.5亿立方米，虽然只是开发初期的64%，但这还是近些年森林全面停伐的结果，是原始森林被开发利用后培育起来新一代森林，一部分是人工林，更多的是天然次生林。

上个世纪90年代末，森林保护迎来了新机遇。1998年，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采伐量大幅压减。面对困难，小兴安岭林区人响亮地喊出了三句话：再困难决不向林子伸手；再困难也决不拼资源换取暂时利益；再困难决不以牺牲生态换取经济增长。从那时起，小兴安岭形成了“长大于消”的趋势。近些年，伴随着林区商业采伐历史的终结，林区人坚定不移地打生态牌、走特色路，开启了创业、转型、发展的新路。合力做三篇文章：一产抓融合，二产抓提升，三产抓拓展，收到了拓产业、兴旅游、促生态、惠民生的综合效益，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

四

小兴安岭是一块历史文化厚重的土地。历史上，早期为肃慎人居住地。先秦时期，为肃慎后裔挾婁人的辖地。汉代、三国时属夫余国王国。南北朝到隋唐，分别为勿吉靺鞨、黑水靺鞨、渤海国、室韦都护府辖地。后归金、辽管辖。元代属辽阳行省。明朝归奴儿干都司。清朝分别归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管理……

小兴安岭是接纳鄂伦春人的第一站，至今还有部分鄂伦春人生活在这里。鄂伦春是黑龙江流域古老的民族，元代时称“林中百姓”，自称鄂伦春，意为“山岭上的人们”。清代，鄂伦春与鄂温克、达斡尔人统称“索伦部”。17世纪前，他们生活在黑龙江以北、贝加尔湖以东至库页岛的广大区域的深山老林中。17世纪中叶以后，一些鄂伦春人南迁黑龙江右岸，进入大、小兴安岭林区和嫩江流域。当然，南迁的鄂伦春人大部分已落脚到大兴安岭腹地，新中国成立后在那里建立了鄂伦春自治旗。一部分仍生活在小兴安岭森林中。

小时候常听到“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中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一呀一匹马一呀一杆枪……”的歌曲，传唱的就是生活在大、小兴安岭森林中鄂伦春人的故事。历史上的鄂伦春人，“射猎为务”即狩猎为业，行走山林；“桦皮为屋”即通常说的“撮罗子”，长期流动于深山密林中，过着吃兽肉、穿兽皮和分散流动的狩猎生活。新中国成立前，他们仍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停留在原始公社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共同劳动、共同分配。上世纪50年代以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经过充分协商，鄂伦春人陆续走出山林、放下猎枪，到平原河谷地带定居。最终结束了“风驰一矢山腰去，猎马长衫带血归。”的游牧生活，走向新的生活。

由于森林能为人类生存提供足够的资源，小兴安岭这片茫茫林海和广袤土地上，吸引了很多民族来此生息繁衍。在绵绵的历史长河中，小兴安岭不仅积淀了独特深厚的灿烂文化，彰显着这里历史文脉的传承和文化底蕴的积累，而且它以自己的躯体为屏障，保护着东北的黑土地、大平原。

张永波

乌兰敖都之于翁牛特是唯一的，与沙漠共生共存的、人、房子、牛羊、植物都是唯一的。行走在乌兰敖都沙漠腹地，第一眼看到了一栋老房子。房檐处，有一排蛇一样蜿蜒的涂着蓝色颜料的檐角，这是仿照天的色彩而为之；老房子下面是版筑的夯土墙，剥落的墙体呈铜色，这是仿照主人脸膛的颜色而为之。沙漠里的一切都与周围环境相一致。

这5间老房子是乌兰敖都的心脏。有房子，说明这里有些许石料；有房子，说明这里有些许木料；有房子，说明这里有些许水；有房子，说明这里有掌控沙漠秘密的能人。

是的，这里有一位通晓沙漠生存之道的老汉。

83岁的韩老汉，微微驼背，但他的身形绝不是龙钟老态。乌兰敖都的风沙抽打出来“油漆”样的古铜颜色刷在他的脸上，与军绿色的帽子形成强烈对比。

他看起来竟然与身旁的60岁的女婿气色相仿。

韩老汉的女婿四方脸，高鼻，眉骨高扬，个头与岳父不相上下。唇上蓄着整齐的短髭，手按双膝，气定神闲。韩老汉与女婿频频举杯，又不时耳语。韩老汉62岁的女儿金花坐在丈夫下手，手上腕上都佩戴了饰物，着装得体。

他们上来看望韩老汉，还带来了三四个亲戚，大家围坐一团，举杯共饮，有说有唱，乌兰敖都沙漠里的老房子温情满满。

老屋后面100米处有一座包成大小的山丘，火山岩隙间的矮小桑树坚韧地生长着，灌木的影子落在覆盖着白沙的山丘上，像花布格子一样，虽然提供不了太多的凉，也消解不了攀爬山丘造成的热，我却仍然像树阴下的蚂蚁一样享受这样的阴凉。“花布格子”树阴下尽是松软的白沙，灌进鞋里，脚挤得难受，脱下鞋子，一只蚂蚁也随着鞋里的沙子一同流出，幸免了被踩踏为齑粉的噩运。

我站在小山丘上尽力向南眺望，盯着脚尖儿——脚尖儿下还有一块5厘米高的砾石，这已经足够高了，然而，终是被更高的沙丘挡住了我眺望的视线。

沙漠里是有声响的，令我恐惧。韩老汉却毫无惧色。吃饭、穿衣、喝水、咳嗽、翻个身的功夫，都在深刻阅读所有声响。他仔仔细细地把声响与静态进入人工林，更多的是天然次生林。



荷趣(国画)

徐中林

北国风光

钱续坤

当季节的指示从布谷的口中响亮地吐出，乡下的人们便有了繁忙和农事；而所有的农事，首先是从一声吆喝开始的。沉寂了整个冬季的田野，为此打了一个激灵；唯有律动的泥土欣喜异常，因为它知道——锃亮的犁铧，马上就要洞穿大地的心事，让这个春天更加富有生机，让沉甸甸的收获最终成为一种可能。

鸡鸣头遍，父亲的血液就开始突突地奔流。一夜兴奋得几乎没有合眼的他，鲤鱼挺挺地从床上骨碌爬了起来，利索地穿好衣服，高高地卷起裤腿，然后就着朦胧的月光与零碎的星光，向柴房直奔过去，那里有他早就准备好的蓑衣、斗笠、牛鞭、耢头、横铲等。显然，父亲的心情极其愉悦，口中甚至吹起了一曲欢快的口哨——这口哨在乡村的黎明显得特别地清新，特别地悠扬。我知道父亲的心事，因为在这个季节，他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与“喝了点墨水”的儿子一样，以大地为纸，以犁铧为笔，在大地的版图上书写属于自己的“诗作”。

拴在牛栏里的牯牛，经过一个冬天能量的积蓄，现在已经是膘肥体壮了。它听到父亲的脚步声，仿佛听到号令似的，自觉地翘起前腿，努力地撑起后腿，很快就从地上站了起来。它宽大的嘴巴一直都在反刍，唇边白色的唾液恰如其分应合了一个成语——津津有味。父亲走上前去，轻轻地拍了拍牯牛的屁股，摸了摸牯牛的头，一声响嚏从牛鼻中哼哼而出，算是心灵感应吧，牯牛明白自己的使命，已经像惊蛰的响雷那样准点赶来。

晨光熹微，寒露晶莹。父亲将一切工作准备就绪，然后左手扶稳犁把，右手的手鞭向空中“啪”地一甩，高喊一声“嗨——呵——”，牯牛于是撒开腿，在满是红花草的水田中奔走起来。虽说春天的脚步早已来临，但是黝

行归类、对比、分析、标样，留下写真样本。

尽管我们有备而来，觉得沙子奈何不了我们，沙子却冷眼旁观，说走着瞧，会让你尝到“甜头”。沙子与“外人”直接“对话”，体现不了沙子对人的折服——它绝不会以各种理论徒劳地令外面的人望而却步。沙子觉得，最好来一次邂逅，来一次偶遇。沙子有多厉害呢？沙子比水厉害。

水给人造成的绝望是刚性的、直接的，一个浪头、一个水流都能让人窒息，而沙子给人的绝望是“温水煮青蛙”的，慢慢来。大海要人命的时候不给人思索的机会，沙海却掀起一页页纸张，如果人的生命中的每一分钟都是一页纸张的话，充分烘干一页页遗迹中残存的水分，再陆续烘干嘴巴、舌头、喉咙、皮肤、脂肪、大肠……都没有了，人就与沙子同质同形，不分彼此了。

韩老汉却不把沙子的“厉害”放在眼里。他对沙子喃喃自语：别跟我整“鬼话狐”，我知道你的伎俩。

他对沙子出惊人语：我早已判断出自己终将化为沙海中的静物。

韩老汉对沙子不屑一顾：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渴死、饿死、累死，切！

韩老汉具备与沙子相处的所有勇气与智慧。隆冬时节，家人将韩老汉接出沙漠，到乌丹、梧桐花等任意一地居住，意图让老人在年轻人视野的保护下安享晚年。然而，在乌兰敖都之外，韩老汉听到了另外的声音，汽笛、电机、喇叭，这，令老汉惊恐。

——沙子不会阻滞思想，沙漠向南行进、延伸，将要结束的那一瞬间，我能看到沙漠边缘的阳光，沙子带着思想往外面走。这是沙子的诱人之处。

我望着远处，晴空万里下却多了一层薄薄的幕，南面已不是“丙丁火”的焦虑之相，而是沙子造成的更美好的景观。

——乌兰敖都泛着亮光。亮银一样的沙丘，泛着碱碱的白滩地光芒耀眼。天与地交接处，蓝的色彩越来越重，产生了雾或者矮云一样的错觉。同样，在沙海里远眺，世界就变得矮小了，像一架穹顶。我感觉，太阳就在头顶，云彩在头顶，沙子也在头顶，人却消失了，这是大漠带来的压迫感。

远处的沙丘也散布着几处茅屋，炊烟从烟囱里溢出。风力发电车摇着脑袋，身体颤抖起来。风，是乌兰敖都最为无聊时候的有趣游戏。乌兰敖都沙漠，一片祥和安宁态。

河套平原，
亮出你的坦荡与辽阔
(组诗)

高朵芬

春雪，飞向人间的天使

大地醒来，一场春雪早已穿过人间呼唤你，雪国里的天使
我的父老乡亲，我们都是你的孩子
一起从冬的步履里找回春
夜畔，树梢托住一朵雪的晶莹
转眸化为雨之后，就一头扎进了泥土
整个河套平原，立刻拥入祖母的怀里
爬山调，穿越古老的村庄，叫醒了种子

大自然献给人类的礼物

风，摆脱刺骨的寒冷，柔软了下来
百灵鸟的鸣叫，三声两声过后
翻飞一百八十度黄河几字弯
寓言一样，于母亲的臂弯里回转
三月，冰峰开裂，大地体内的声音
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基因直抵河套平原

春的脚步声近了……胡燕儿
成双结对，掠过渠背泥沱筑巢
一场春雨浸润了北纬四十度的辽阔……

一场农事徐徐展开

喜鹊，用叫声唤回春天童话
它们扮演成精灵的模样
拉开春耕序幕——田野里
拖拉机的马达声，奔赴播种现场
庄户人的笑，激活了星辰坠落的光
一位老农说：犁的定数是属于种子的
渠水里的光，是碎银子满满的

白杨树，纵横交错的分割线

每次回故乡，不仅沿包兰线西行
还要凭窗而坐。这注定
我生命中，必然用这样姿势走进故乡
大地上，那么多的白杨树一律向上
它们挺直腰杆，如父亲的脊背
与田野、渠水、蓝天交相辉映
河套平原，这片独有的地理版图上
白杨树，划分出田野的层次

荒野中，拾取一粒尘埃

身为一个河套人后代，
无言和肃穆是常有的事
翻越一座阴山也是常有的事
在绵延不断的褶皱里，时常
会因它的地理结构而生发想象
河套平原，是一座独特的宝藏
我想把内心深处绸缎般的语言挖出来
与古老的岩画、崖柏以及秦汉长城对话
然后，再带悠悠白云俯瞰乌拉特草原

夕阳下，目送黄河东流

我稍稍向前探了探头，就可以望见
一条古老的黄河在唐诗里游荡
它一边流尽夕阳中的倒影，一边穿越
古老的农庄。拉开夜幕中的银河系
我看见那条从祖辈门前流淌了千年的
大河

匆忙又漫不经心。河套平原的麦田里
套种的葵花、玉米和豌豆
汇成一幅偌大的河套平原的画卷

唤回少年记忆

和同伴们一起谈论那些坐北朝南
宽宽展展，玉米棒子堆成山的院落
即使是牛羊入圈的门楣上
也要贴上红对联的院落
即使是房前屋后红柳树下
也要喂一头猪，养一圈羊的院落
即使是忙得顾不上吃饭
也要种花、栽树、晾红腌菜的院落
那些年，因不满意它的土气奔赴远方
这些年，又常思恋它的土气赶回来了
我常常想，那个追一只蝴蝶
疯跑在院落里的孩子该有多好……

遇见，明媚的春光

春雨沙沙，阴云菲菲
遇见野兔在芨芨滩奔跑
遇见一群麻雀飞过头顶
遇见星辰笼罩的夜空
遇见被白杨树诗化了乡村小路
遇见农家麦秆秆编织的一幅风景画
遇见瓷器一样鲜活透亮的笑声
遇见阳春三月耀眼而明媚

星辰投射，渠水落满银子

隔着河流、村舍、果园和高铁
村口的柳梢，挂一弯镰刀似的新月
那个叫高爷爷的老铁匠
已被卷入星辰大海道远了……
夜晚来临，人们在一堆火旁宵夜
群星中最亮的几颗，眨着双眼皮拉话
我似听见母亲的神话故事了
此时此刻
静静的永济渠、六八渠、杨家河等水系
它们手挽着手，述说、悲悯、咏唱……

星诗空

炊烟土

黑的泥土还是比较刺骨，赤着双脚的父亲跟在牯牛
的后面，最初的时候显然非常吃力。沿着水田的四周犁上两三个来回，父亲的身上开始冒热气了，额头上也渗出了细细的汗珠；与之相对应，父亲的步伐明显加快起来，口中发出的指令铿锵而且有力。倒是那时还不知稼穡的我，站在田埂上好奇地观望着，于是，父亲高举牛鞭的剪影，一帧又一帧地定格在记忆的胶片上。最有趣的，还是欣赏觅食的白鹭和八哥，它们成群结队振翅在犁铧的后面，寻找翻耕过来的泥土中，是否有蠕动的蚯蚓和蛰伏的泥鳅。后来，我曾将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命名为“牛耕鹭飞春意浓”。

其实耘与耕是两种不同的劳作方式，所用的农具也迥然有异——耕用的是犁，耘用的是耢。关于“耢”，元代王祯《农书·农器图谱》有详细记载：“高可三尺许，广可四尺。上有横柄，下有列齿，以两手按之，前用畜力挽行。耕耙而后用此，泥壤始熟矣。”宋代楼璠还专门为“耢”作诗一首：“脱缚下田中，益浆著膝尾。巡回遍畦畦，扶抄均泥滓。迟迟春日斜，稍稍樵歌起。薄暮佩牛归，共浴前谿水。”从上述的记载与诗作不难看出，耢的主要功用就是平整被翻耕的泥土，使其坦荡如砥，便于栽植秧苗。不过从劳动强度而言，耘比翻耕相对要轻松许多，印象最深的，当然还是父亲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赶着牯牛，“东阡西陌水潺潺，扶抄泥涂未得闲”的忙碌身影了。

如今，传统的耕耘方式早已被全程机械化所替代，“坡田绕郭白水满，戴胜谷合催春耕”的场景恐也难觅，但是，我的目光一直在回望故乡里牛蹄所踩出的花瓣，始终在精读田野中犁耢所预示的希望——那是农不辍劳作的艰辛，那是一往无前的毅力，那是忍辱负重、精神！更何况耕耘自古以来就被上升到了哲理的层面，“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所有的劳作方式中，还有比这更富意蕴，更加美妙的吗？